

# 永丰场：沧桑与厚重

韩蓁

这是川西坝子里最常见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场镇，位于邛崃市东侧，坐落在邛崃与新津、彭山、蒲江三县接壤处的南河、蒲江河和斜江河交汇之间。场是老场，街是老街：一条宽阔秀丽的川城沟从场头上横穿而过，毫不客气地把一条街截成两段。从西到东有条平坦光洁的水泥路沿沟而下，穿越碧绿如茵的田野，通过蔡渡大桥，把小镇和外界联结起来。

这就是著名的川西古镇牟礼镇永丰场。

## 沧桑历史

听人说，这小镇的历史很古。然而，究竟古到什么程度谁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。有的说这里原本是个州城，因为出了“孙孙打奶奶”的案件而改了州换了县；有的说这里曾是商贾云集的重埠，是新开河形成、旧河道淤塞而造成了它的萎缩和败落；有的说这个县城在明朝宣德年间毁于兵祸……这三种说法都各有依据，一是至今还在的宽阔而干涸的古河床和盐关桥，二是大跃进年代深耕时刨出的古城墙基脚，三是合作化时期推倒了依政县牌楼遗址……总之，这巴掌小镇的遥远前身是个规模不小的州府或县城无疑。

后来去查阅有关资料，才知道小镇历史的确不同凡响。据县志记载，秦初，曾在小镇设置蒲阳县。与同时设立的临邛县（即今邛崃市）同属益州蜀郡管辖，至西汉撤销。到南朝萧梁晚期，武陵王萧纪又在这小镇设立依政县，历经北朝西魏、唐、五代、宋，直至元二十一年（公元1284年）撤销并入邛州，共730多年，县治一直在这个小镇上，用“悠久”与“辉煌”描述小镇的历史，也许不为之过。

浩浩长河，悠悠历史。小镇在平淡中度过了它漫长的尘封岁月，直到上个世纪中叶，小镇的名声又突然鹊起。

1950年初春，溃逃中的国民党残余纠合一股地方恶势力发动暴乱，以小镇为依托，向新生的人民政权打响了罪恶的一枪；与此同时，小镇上的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则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活动，同土匪针锋相对，英勇抗争，迎接小镇和西川的解放。美与丑并存，善与恶同在，光明与黑暗大搏斗，进步与倒退相较量，使这小块土地成为血与火的战场，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，演绎出一幕有声有色的独特历史剧目，为小镇的历史增添了悲壮和凝重。



古河床、盐关桥和城墙基脚，以及散落在村舍道旁的石狮，昭示着小镇悠久的历史。（马辉提供）

## 美丽传说

因为小镇历史的久远和神奇，也因为小镇传说的广泛和美丽，有一阵子，小镇在川西坝子的名气倒还算响亮。一提到“依政县新场”，

许多上年纪的人就能记起这个小场镇来。那每年除夕夜的城隍庙守岁，正月间的龙灯会，三月三的抢童儿，四月八的铜佛会和放生节，五月二十八的城隍娘娘回娘家，七月盂兰会，十月初一牛王节以及盖犯人、送龙神、捉早魃、拉保保……独具一格的岁时节气和乡风民俗，使他们对这个偏远而又古老的乡间小镇久久难忘，记忆犹新。

庙宇佛寺之多是旧时永丰场的一大特色。古有“四门四大寺”之说，即波耳寺、铜佛寺、莲花寺和城隍庙等，此外，还有海会寺、白雀寺、张飞庙、关帝庙……然而，这些先人留下的灿烂文化珍品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复涤荡，早已毫发无存，留下的只是老人们美好的回忆……

至今我的记忆深处仍清晰地贮存着小镇种种美丽的传说，我的被誉为“川西的骄傲”并使川外的朋友们“认识了川西，爱上了川西，把美丽的川西印在了心里”的少年系列小说就是以这些传说为背景写出来的。我永远都忘不了每年五月二十八小镇庙会的盛况。

传说这天是城隍娘娘回娘家的日子，提前十来天，四里八乡的人如潮水般涌到小镇上来，小镇上家家户户都挤满了亲戚朋友。来赶庙会的商贾小贩把一横一竖的两条长街塞得水泄不通。古戏台上连唱十二本大戏，寺庙中香火熊熊，烟灰纸屑弥漫了整个场镇。二十八当日，人们把城隍老爷、城隍娘娘及其伴当随从从城隍庙里请出来送上抬盘，让童男童女护持着，每个抬盘由八个壮汉抬定，一溜十来个抬盘，前有阴差鬼使开道，后有文官武将护卫，两侧是锣鼓钹磬笛管笙箫，尾随着成千上万的香客居士和善男信女，迤迳向镇外三里处的波耳寺进发，到达后便在波耳寺大做法事，祈求一方平安，风调雨顺……那些年头这里总是十年九旱。每年的五月间，几乎天天都是烈日当空，酷暑难当，惟独这日下午城隍菩萨返庙时是倾盆大雨。人们说这是城隍的孝心感动了天帝，故特赐甘霖以拯救城隍治下的焦渴臣民……

这庙会时间之长、人员之众、声势之大、场景之奇特壮观在当时

附近几个县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庙会从来就没有中断过。

## 人物故事

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有一座高大的坟头在闪现，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萦回。在小镇东头的罗家林盘附近，曾经坐落过一座高大的坟墓，那应该是永丰人的骄傲。因为那里面埋葬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、抗捐先驱孙宏图先生。

孙宏图是土生土长的永丰人氏。他的家就在场头川城沟十字桥侧。他生于1898年，1929年1月8日壮烈牺牲时尚不满31岁。他自幼勤奋学习，热心公务，深知百姓疾苦。二十几岁就参加了共产党人吴玉章领导的“赤心评论社”活动，之后又去成都从事工运工作。1928年10月，受国民党四川省党务委员会委派，任邛崃党务委员会委员，分管宣传。他回到邛崃后，积极开展宣传工作，并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，在县城及周边乡镇采用贴标语、散传单、集会讲演等宣传手段，鼓动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和预征粮款。并在牟礼和孔明两地组织抗捐武装。

当年12月，邛崃县长吴祖沅召开预征粮会议，摊派1936年粮款配额，孙宏图就邀集各乡团总共谋抵制良策。开会当天，他不畏艰险，挺身而出，在会上慷慨陈词，力数反动统治者的罪恶，陈述老百姓的艰难，并质问县长吴祖沅：“谷子才收一季，你们就连征了五次粮，这又要派1936年的。老百姓连饭都吃不起，还能负担你们的预征粮款么？究竟还让不让老百姓活？”

吴祖沅被问得哑口无言。与会团总也纷纷诉苦，要求缓免。会场秩序顿时大乱，会议不欢而散。吴祖沅恼羞成怒，当晚就关闭了城门，派兵四处搜捕孙宏图。孙宏图早有准备，会一散就在朋友们掩护下离开了邛崃。出城之后，他便与同志们一道，连夜编印大量快邮代



古老的街道。（作者提供）

电、标语传单，遍寄全省各县和机关团体，并在市县城乡广为张贴传递，揭露、控诉军阀、官吏敛财殃民、捐税无度的贪酷行径。与此同时，中共党组织发动学生罢课，市民罢市，舆论哗然，民怨沸腾，弄得吴祖沅焦头烂额，不敢出门。上头为了缓和局面，遂撤掉了吴祖沅县长之职，派余承萱接任邛崃县长。

余承萱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，表面上摆出让步姿态，说愿意与孙宏图先生对话，暗里却派兵四处追杀孙宏图。1929年1月8日，孙宏图不幸在孔明乡被捕……

永丰和牟礼的老百姓听到这一消息，立刻自发地组织起来，挑着火药，抬着土炮，扛着长枪锄头，浩浩荡荡向邛崃进发，去营救孙宏图。然而，离城还有五六里，就传来孙宏图被害的消息。乡亲们顿时痛哭失声。他们含着泪和恨迎回了孙先生的忠骨，将其安葬在自己的家乡永丰场东场口……为了纪念这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和抗捐先驱，县人还集资在新公园立碑以示纪念。

斗转星移，时事变幻。如今，孙先生的墓已不存，碑也不见，但他的精神却永驻人间，他的故事也将代代流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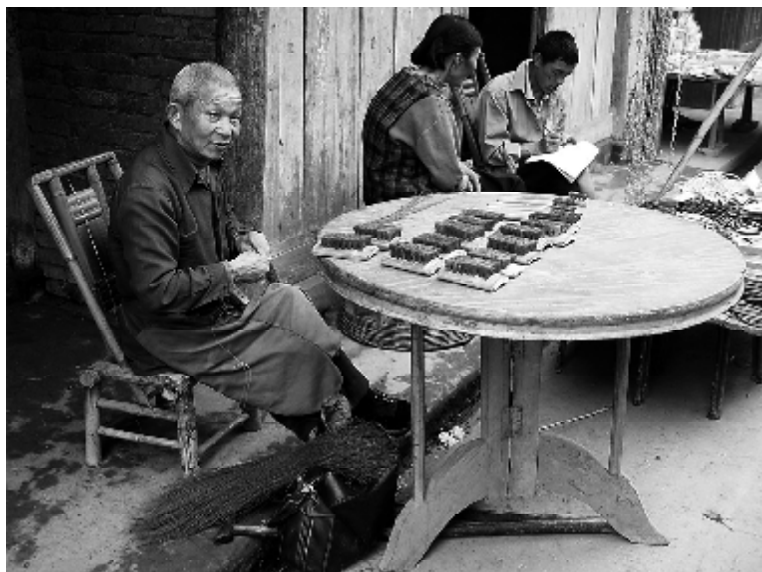
## 老街风景

永丰场有一横一竖两条老街。狭长的街道，陈旧的板壁，失去了棱角的街沿……仿佛都在提示路人，这是一个老得掉了牙的小镇。老态龙钟，破破烂烂，显得沉重而又疲惫。然而，一到学校、幼儿园上学或放学时间，一遇谁家店铺开张发市或者婚丧嫁娶，一逢三、六、九赶场的日子……这老街又充满了活力和生机，显示出勃发的人气和财气。

外地朋友对这两条老街十分感兴趣，尤其是文化人。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这两条锈迹斑斑的百年老街上，居然步步有风景。而这些风景几乎又是绝无仅有的。它们独具特色，意韵深远，浓缩了川西农耕文化的发展进程及其现状。沙汀笔下的“其香居”茶铺，巴金笔下的百年老宅，李劫人笔下的农家小院，艾芜笔下的街边货栈…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影子。场头镇尾的理发店古风犹存，依旧是土灶鼎锅，陈旧的木制躺椅和老式围罩、刀剪；横街上的铁匠铺仍是老样，虽然添置了一些简单的车、刨工具，但那古旧的风箱，红彤彤的炉火，铿铿锵锵的砧锤撞击声，又把人带回遥远的年代；还有那些小饭馆、酸辣粉摊、炕粽子发馍的挑子、转糖儿饼的摊档、卖艺的艺人、摆地摊的江湖郎中、卖草鞋的老人、坐茶馆的闲汉……林林总



具有清代民居典型特点的永丰李家院子。（彭明权 摄）



日渐式微的行当。（作者提供）

总，方方面面，无不折射出川西传统文化的厚重与精彩。

老街上还有一个极不起眼的毛刷摊子。一只脱了漆的矮脚老式茶几上摆两排老式毛刷。这种老掉牙的东西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能叫得出它的名字，说得清它的用途。这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家必备的洗刷工具。后来有了搓衣板，再后来又出现了洗衣机，它的地盘就日渐缩小，直至被赶出统领了数百年的洗刷领地而日渐被人遗忘。

摊主是一个年逾古稀的残疾人，叫汪绍良，家住离场几里远的双河村。作为村上的“五保户”，他每年的口粮和每月的生活费都由镇政府按时送上，已不需要再为生计而奔波了，然而，他又何以每天要瘸拐拐往返十几里赶这场赶那场而弄得疲惫不堪呢？

我向老人询问。他一边熟练地制作毛刷一边笑着对我说：“一是闲不住，我又不打麻将不喝闲茶；再就是还有人要用它，我丢不下这老手艺。”他目视着自己的作品，苍老而质朴的脸上流露出浅浅的得意。问他每天能卖多少把。老人回说：“多时二三把，少时不开张。”我按照他提供的数据粗略计算一下，每把毛刷卖 1 元 5 至 2 元，每把利润也只有 6 角至 1 元钱，一个月赶两处 20 场，每场平均卖两把，每月

赚的钱也超不过 40 元，再除去 10 元的摊位费，就所剩无几了。我想，除了用“怀念”和“留恋”来解释制毛刷的老人和用毛刷的买客的举动和心态之外，恐怕再没有更合理的说法了。

比起亮丽的现代化景观来，老街风景显得那样的不和谐，不协调，甚至有些煞风景。但是，我却希望这些滞留在现代背景下的陈年老景能多保留一阵子，因为它们承载着悠悠历史，形象地表现着我们民族的过去。

古老的永丰场早已列入文明新村建设，受到政府和相关单位的积极扶持。虽然它还不富裕，但是，永丰人有着热切的企盼和希望，有着用不完的力气和汗水。我想，只要有这两点，或迟或早，或快或慢，永丰场和永丰人就会有他们所想要的一切。

---

## 丨 牟礼镇 丨

牟礼镇位于邛崃东南面，距邛崃市区 25 公里，为邛崃市第二大镇，幅员 59.25 平方千米，丘坝相间，以坝为主，中有南河流经全镇，牟礼大桥、蔡渡大桥雄跨其上，南面有固回路，北面有高保路纵贯全境。

牟礼镇于 1940 年置牟礼乡，1958 年建红光公社，1980 年更名牟礼公社，1982 年改乡，1986 年建镇。2004 年，兴贤镇撤销，并入牟礼镇。牟礼镇政府驻牟礼场，境内有牟场、兴贤场、永丰场（新场）三个集镇，自古商贾云集，交易繁盛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。永丰场为秦时“依政县”，风韵依旧，古貌尚存；古迹清代兴贤塔精美完整；始建于明代的迎祥寺香火鼎盛，花碑水库山清水秀。

